

春到清明 心自澄明

□ 杨天福

崇信县铜城后峡桃花盛开 (郑兵)

料峭,以澄澈通透和舒展的姿态,拥入人间。

古人观物候而知天时,将清明分为三候:一候桐始华,二候田鼠化为鴽,三候虹始见。短短十一字,写尽天地生机,藏尽阴阳消长,是华夏先民朴素的自然哲学,亦是精准的生命观察。一候桐始华。泡桐花开,紫雪满枝,清芬远溢。桐花是清明的信物,是春深的信使。古人云“桐花万里丹山路”,此花一开,便知春已过半,时光不待人。天地以桐花示信:时序有常,生命有期,繁华不必争先,盛放自有其时。二候田鼠化为鴽。田鼠属阴,潜于地下;鴽为鹞鸟,属阳,游于郊野。古人以“化”字写尽节气之妙,非真鼠化鸟,而是阴阳交替、动静相生。地下之阴藏,地上之阳生,万物由蛰伏向舒展,由沉寂向蓬勃。三候虹始见。雨后初晴,日光穿云,彩虹垂天,为清明添一抹奇幻与壮丽。

清明的物候,是一部无字之书。桐花、新燕、春雨、彩虹、青郊、绿野、溪流、柳色,共同铺展一幅天地清明的长卷。自然从不失信,节气从不缺位,它以恒定的节奏,提醒着世人:天地有常,生命有律,顺时而为,顺势而生,便是对自然最好的敬畏。我们行走在清明的原野上,看麦苗拔节,看菜花铺金,看柳絮飞绵,看燕剪春风。这是自然汹涌磅礴的生命力,是宇宙纯粹本真的诗意。

清明并非天生而成,它是历史的沉淀,是文化的融合,是民族记忆的结晶。今日之清明,糅合了上古的春祭、春秋的寒食、汉唐的踏青,历经岁月淘洗,终成华夏第一春祭大节。它藏着介子推的忠烈,藏着孔子的追远,藏着历代文人的家国之思,藏着亿万苍生的血脉深情。

追根溯源,清明之礼,始于上古先民对天地、祖先的敬畏。在农耕文明之初,人们以春祭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以祭祖感念先祖功德、血脉传承。《孟子》言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慎终,是慎重对待逝者;追远,是追念远古先祖。这一思想,塑造了中国人敬祖、尽孝、重根、重本的民族性格。

而清明最动人的典故,莫过于寒食与介子推。春秋时期,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,饥寒交迫之际,臣子介子推割股奉君,不离不弃。后重耳复国为晋文公,封赏群臣,独忘介子推。子推不求利禄,与母归隐绵山。文公悔悟,火烧绵山逼其出山,子推矢志不移,抱树而死。文公悲痛不已,下令子推忌日禁火寒食,这便是寒食节的历史来源。后来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,禁火、扫墓、祭扫的习俗,流传至今。介子

岁在丙午,节届清明。天清地明,万物昭苏。

清明者,清其心,明其志,清天地之浊气,明生死之大义。这一日,山河不语而自雄,草木无言而自盛,人心不宣而自肃。我们踏青而行,追远而思,于繁花与荒冢之间,于新生与故旧之际,读懂自然的密码,触摸历史的温度,参悟人生的真谛。

清明是节气,亦是节日。在二十四节气之中,清明兼收自然之律与人文之礼。《岁时百问》有言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清,是天朗气清,无尘埃蔽日;明,是惠风和畅,有光影照人。天地至此,褪去寒冬的沉郁,卸下早春的

陇上清明 情韵绵长

□ 余粮才

尊敬,始终是清明节不变的底色。相较于南方的精致婉约,陇原大地的祭扫习俗更显朴实厚重。

按照甘肃的传统,清明祭扫在民间素有“前三后四”的说法,即清明节前三天、后四天均可上坟,偏远乡村甚至延续“前后十天”的习俗,方便远在他乡的游子归乡祭祖。祭扫流程满含仪式感:家人一同铲除坟头杂草,培添新土,随后摆放供品,长辈带着晚辈叩拜行礼,孝道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。在兰州等地,还有祠堂祭祖的习俗,缅怀先祖功德,共商族中大事,真诚族规家训。随着时代发展,祭扫习俗也在与时俱进,文明祭扫成为新风尚,鲜花祭扫、丝带寄思、线上云祭扫等方式,让清明习俗传承更具时代内涵,而不变的,是那份深藏心底的思念与尊敬。

农时为纲

清明不只是节日,更是春耕生产的关键节点,是指导农事的核心节气。民间素有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“清明谷雨两相连,浸种耕田莫迟延”的农谚。清明时节,气温稳步回升,冻土彻底消融,土壤墒情渐好,正是春播、整地、育苗的黄金时期,此时的陇原乡村,少了闲逸,多了忙碌,田间地头尽是农人劳作的身影,哀思与农忙相融,成为独属于西北乡村的清明图景。

老一辈人还会在清明这天观察天气、物

候,预判当年收成,“清明无雨少黄梅”等口口相传的农谚,是人们千百年来总结的农耕智慧,藏着顺应天时、因地制宜的生存哲学。清明的农耕习俗,承载着农人对土地的敬畏、对丰收的期盼,这份扎根黄土的勤劳,与慎终追远的民俗一脉相承,都是刻在陇原儿女骨子里的本分。

踏青寻芳

清明不只有哀思与农忙,更有春日的欢腾与生机。古人云“清明踏青”,此时正值仲春,陇原大地草木抽芽,桃花、杏花、梨花次第绽放,正是走出家门、拥抱自然的好时节。清明兼具“祭亡”与“乐生”双重内涵,在追思先人的同时,也鼓励人们感受生命的美好,不负春光,这也是清明民俗最动人的地方。

插柳戴柳,是清明极具代表性的习俗。“清明不戴柳,红颜成皓首”,柳树生命力顽强,折一枝柳枝,插于门楣、屋檐,或是编成柳帽戴在头上,象征着生命的蓬勃生长。在甘肃乡村,清明前后,河边路旁的柳树抽出新枝,孩子们围着柳树折枝编帽,追逐嬉戏,大人们则将柳枝插在门框上,盼望家人平安、四季顺遂。简简单单的柳枝,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

风筝古称“纸鸢”,放风筝,是清明老少皆宜的娱乐活动。古人认为,清明放风筝,将风筝线剪断,让纸鸢随风远去,能带走身上的疾病与晦气。在甘肃,城市公园、乡村田野,清明

时节风筝漫天飞舞,形态各异,大人孩子牵着风筝线,奔跑欢笑,春日的暖阳洒在身上,满是生机与活力。

清明踏青,在陇原大地还有着独有的地域特色。人们在祭扫之余,漫步在黄土坡上、黄河岸边,看黄河奔腾不息,赏陇原春色无边,或是一家人在郊外野餐,吃着家常美食,聊着家常琐事,在自然春光中放松身心。这种踏青,不刻意追求景致,而是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,感受生命的美好,体会团圆的温馨,让追思与喜乐相融,让哀思与生机共生。

食俗寄情

民俗的传承,往往藏在充满烟火气的饮食里,清明也不例外。各地清明食俗各不相同,江南有青团,北方有馓子,而在甘肃,清明食俗带着西北的粗犷与朴实,多是应季而食、寓意吉祥的家常美食,每一口都藏着春日的美味,裹着浓浓的乡愁。

馓子,是甘肃清明极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。作为北方寒食节的传统食物,馓子色泽金黄、香酥可口,因寒食节禁火,馓子便于存放,冷食也美味,逐渐成为清明必备美食。甘肃的馓子,以面粉等为原料,手工搓成细条,盘绕成环,油炸至金黄,口感酥脆,香气四溢,既是祭扫的供品,也是家人踏青、招待亲友的美食,一口馓子,香酥入味,藏着岁月的味道。

除了馓子,陇东、陇南等地还有吃清明馍、子推燕的习俗。子推燕是为纪念介子推而做,



沐浴春光 裴强



黄河岸边 侯崇慧

薪火相传。我们追远,是为了更好地前行;我们思故,是为了更坚定地开拓。这是民族的凝聚力,是文明的向心力,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天清,地明,心正,行远。清明,是天地的诗,是历史的歌,是人生的禅,是家国的魂。它告诉我们:来路清晰,归途明明,生命澄澈,精神不朽。愿我们每一个人,都能守一份清明之心,怀一腔家国之情,行一生坦荡之路。

用面粉加艾草汁揉匀,捏成燕子形状,蒸熟后食用,寓意吉祥。在天水、定西一带,清明时节还会吃荠菜、苜蓿等野菜,春日的野菜鲜嫩可口,凉拌、做馅都极为美味。

这些看似普通的清明美食,没有精致的摆盘,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。每一种食物,都与节日习俗、历史传说紧密相连,民俗文化也在这烟火气中代代传承。

文脉赓续

清明,是一种文化符号,一种精神传承。它承载着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,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,对家国的眷恋与担当。在甘肃这片热土上,清明还有着特殊的意义,除了祭祖扫墓,人们还会前往烈士陵园、烈士纪念馆祭扫,缅怀英雄事迹,传承红色基因,从家族孝道升华为家国情怀,让慎终追远的意义,不止于缅怀先祖,更在于铭记英烈、砥砺前行。

千年民俗,一脉相承。清明的习俗,历经岁月洗礼,在传承中创新,在坚守中升华。它没有繁复的仪式,却藏着朴素的情感;没有华丽的装点,却有着厚重的文化。在陇原大地,清明的风,是思念的风,也是希望的风;清明的雨,是哀思的雨,也是润泽万物的雨。折一枝柳,寄一份思,赏一片春,守一份情,清明民俗里,有血脉的传承,有家风的延续,有对自然的敬畏,更有对家国的深情。

风清气明,万物皆显。又是一年清明至,春雨润陇原,民俗沁人心。在这个兼具哀思与生机的节日里,我们缅怀先辈,不忘根脉;我们拥抱春光,珍惜当下;我们传承文脉,砥砺前行。愿这千年清明俗韵绵延不绝,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,让孝道文化、家国情怀,代代相传,历久弥新。

荟萃